

史料補遺——陳崇桂論奮興佈道家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上期刊登了筆者一篇研究華人奮興佈道家的論文，裡面提到奮興家在講壇上對駐堂教牧同工與宗派傳統恣意指罵，嚴重傷害了牧者在信徒心目中的形象與威信，對教會的長期發展造成深遠的破壞。在文章發表後，邢福增博士向筆者提供了陳崇桂在四十年代的數段言論，恰好作為以上論述的重要支持，為了讓讀者對這些資料先睹為快，決定不等至出版專集時才予補正，而以〈史料補遺〉的形式作簡單的介紹。在此謹向邢博士致萬分謝意。

筆者在拙文中已指出，陳崇桂雖然曾被邀請到各地主領奮興佈道聚會，但他不算是奮興佈道家的理想類型，也未嘗專門以主領聚會為業，卻一直從事專業牧養（隨軍牧師）、神學教育、寫作與出版，及牧養堂會的工作。他對那些四出遊走，到處罵人的奮興佈道家頗有微言，認為他們的存在與事工，為教會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陳崇桂記述了他在

1946年的一次經驗。某次，他所事奉的教會邀請了一位奮興家前往主領聚會，奮興家如常在講台上大罵傳道同工。他環視一下會場，除了連他在內的三位傳道人之外，其餘皆為平信徒；於是他心中禁不住有一個疑問，要是奮興家要責罵他們三人，為甚麼不特別召集他們三人，關起門來接受訓誨，卻要在眾會友面前，來把牧者公審一番呢？他進一步再思想，發現過去所聽過的奮興講道中，罵牧師是非常普遍的信息，故這並非特殊個案，而是如筆者所言的慣常技倆與策略。

陳崇桂指出，說奮興佈道家慣常「辱罵」和「咒詛」牧師，不僅並無誇大其辭，甚至還算是謹慎的，因為奮興家在講台上用詞之不堪，往往超過了辱罵的程度：

我控告他們「辱罵」「咒詛」用字是謹慎的。簡直是聲色俱厲地辱罵人，高聲拍桌說：「這是甚麼傳道？這乃是強盜！」甚至在聖經台上罵牧師「混賬」。¹

即如在那一次的奮興會中，講員嘲諷牧師不像他們那樣拋妻棄子的出外佈道，卻是留在家裡幫師母抱孩子；說到這裡，講員乃在講台上表演抱孩子的動作，製造戲劇性效果，極盡嘲弄的能事。陳崇桂慨歎：「是否想到牧師待遇微薄，貧窮缺乏，不幫師母抱小孩，飯就不能到口，怎麼辦呢？」²

他一方面承認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角度言，給人責罵也是無妨的，反正牧師又不是甚麼神聖不可侵犯的人；但另一方面在講壇如此無的放矢地恣意批評牧師，卻肯定在會友心中留下對牧師極其不良的印象：

本來我們做牧師的，該受罵，該受責備，應當恭敬接受，虛心領教，不過像這樣公開地斥責譏刺辱罵，給一般信徒，尤其是青年基督徒一個不良的印象，叫他們輕看牧師，以牧師（為）譏笑的資料，看傳道人是一種最下流最卑鄙的人，以致影響人，攔阻人去投身傳道。常聽人責備牧師的兒子，

¹ 陳崇桂：〈可憐牧師〉，《佈道雜誌》第16卷第7、8期（1946年7至8月），頁1。

² 陳崇桂：〈可憐牧師〉，頁2。

不做牧師，內中一大原因即是他們看見父親所受的待遇，侮辱，輕視，以致他們想一個有人格的人決不肯做牧師。³

陳崇桂痛心疾首地指出，當時教會普遍有嚴重待薄牧師的情況：（一）望牧師完全如望聖賢；（二）待牧師刻薄如牛馬；（三）罵牧師厲害如罵盜賊。他說，據過去四十年來的觀察，許多牧師便是因受不住這三種待遇而離職，也有許多應蒙上帝選召的人因為怕這三種待遇而裹足不前。要是信徒因為不了解個中情況，而有過分的言詞，我們尚可容忍；但刻薄牧師「加倍厲害」的，竟然是這群掛著牧師名銜的奮興佈道家。這些有名無實的牧師，不牧養地方教會，卻四出遊行，到處領會，並「在講道中斥責、指摘、毀謗、譏笑甚至辱罵、咒詛牧師」。要是這個情況沒有改變，「噫還有甚麼說的呢？中國還剩下幾個牧師，而且還有幾個青年人願入神學，真是神蹟。」⁴

在三、四十年代，陳崇桂可算是廣受歡迎的奮興會講員，獲邀到處主領奮興佈道會。但早在1935年，他已提到教會過分依賴奮興會，過分倚重奮興講員，相對地輕看了日常的教會工作和生活，亦輕忽了本地工人的貢獻，這樣的情況並不正常。他指出：

我以為現今有一般人，有一般的教會，依賴奮興會太過，指望領奮興會的人太多；同時信任自己太少，輕看平常的工作太甚。讓我解釋，就更清楚。奮興會和領奮興會的人，在教會工作進行中，誠然有相當的地位和用處；但是要知道平日的工作，本地常年的工人地位更重要，更不可少！試看每次開奮興會所來的人，那一個不是由平日工作本地工人所引導的？沒有奮興會，本地工人還可以照常工作。但是若沒有本地工人平日的工作，決不能開奮興會。而且奮興會的成績悠久，還在乎以後平日的工作和本地常年的工人。⁵

³ 陳崇桂：〈可憐牧師〉，頁2。

⁴ 陳崇桂：〈可憐牧師〉，頁1~2。

⁵ 編輯主任（陳崇桂）：〈怎樣奮興教會？〉，《佈道雜誌》第8卷第4期（1935年7至8月），頁4。

他鼓勵本地傳道工人建立自信心，視每次崇拜的講道為奮興會；並立志自己栽種、自己澆灌、自己收割，如同平常的農夫；自己生產、自己撫養，如同每家的母親，不要讓外來的奮興家越俎代庖。請外來講者主領聚會，只是個不得已的做法。

在1947年，陳崇桂再度發表同名的文章，除了重申教會不應過分倚重奮興會，請外處來的人領奮興會是不得已的辦法此兩個觀點外，又刊登了從前畢業自他所任教的湖南聖經學校兩位學生的信函，裡面提到他們負責的教會所主辦的兩個奮興會的經驗。不約而同地，他們的教會原本都邀請了外來講員主領奮興會，因講員臨時有事，無法依約赴會，結果臨時由本地傳道人頂替，但是效果卻出奇良好，除有成千上百的人舉手決志悔改外，有不少青年人獻身傳道，而教會的奉獻亦大有增加。這兩個事例，證實了陳崇桂多年的主張。⁶

從陳崇桂十多年來的數篇評論，並且他是同時代具奮興家資歷的人，從他評斷奮興家的功過，當可證實筆者在前面所言非虛，並未謗瀆先賢先輩。奮興佈道家對華人教會的肆虐為害，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象。我們尤其得制止相類似的情況繼續在今天的教會裡發生。

⁶ 陳崇桂：〈社論：怎樣奮興教會〉，《佈道雜誌》第17卷第1、2期（1947年1至2月），頁1~3。

撮 要

本文旨在以陳崇桂牧師於四十年代對奮興佈道家的評論，再次引證作者在第一十一期〈奮興佈道家對華人教會的塑造〉一文中的論點，認為華人奮興家對華人教會確實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articles written by Rev. Macrus Cheng in the 1940s on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hinese revivalists to the public image of local pastors and the local church ministry. They form an additional forceful histo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writer's arguments in his article on "Chinese Revivalists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of *Jian Dao* issue 11.